

無名氏

露西亞之戀



無名叢刊第六種

無名氏著

露西亞之戀

習作小輯之二

無名書屋主編
真善美圖書出版公司出版

露西亞之戀

習作小輯之二

著者 無名氏

主編者 無名書屋

出版者 眞善美圖書出版公司

發行者 蕭璉

總發行所 眞善美圖書出版公司
上海九江路二〇二號三〇九室
上海郵政信箱二一二一

分發行所
南京：太平路太平商場七十七號
北平：王府井大街四十六號
重慶：中正路中信大廈一二二室

無名叢刊第六種 本書保留一切權益

三十七年十一月滬四版

目次

古城篇

一

海邊的故事

一六

日耳曼的憂鬱

三一

鞭屍

五五

騎士的哀怨

六八

露西亞之戀

九六

古城篇

街

乘洋車入西直門時，最末一瓣落日光還徘徊在荒殘的古城堞上：戀戀的，幽紅而抖顫，含有太多的神祕與疲倦，如從坟墓中來。

現在，（卅分鐘後，）他邁出友人家門，——一座灰色小洋房，西天的燁燁雲霞已淪入夢幻的灰色蒼茫，到處簪掛起黃昏的憂鬱的紫網，夜的芳香正開始流瀉於古城。他脚下所踏的，是一條長長的靜靜的胡同，剛才送他來的車子已不知去向，只留下浮塵絲絲裊裊，幾與暮色揉混爲一。行李，從深秋的燕郊帶來的，業已留在友人那兒，他的雙手是空空的，血管裏輕輕縈迴着一種輕鬆之感，像擺脫掉一宗最不易擺脫的事物。

在夜天下，他的頤長影子特別顯得頤長，濃濃的劍眉，深沉的眸子，……這一切足以描畫出

這個年青人的性格，如用貝多芬的交響曲來比擬，他的性格甯是近於第三或第五交響曲的慄風悍雨的。

走完胡同，長安街橫展在他面前，像一條渾濁的河流。這是一條象徵古城靈魂的街道：寬大平坦而陰鬱多思，二十世紀的柏油層洋溢出中世紀的陳舊芬芳，靜靜的忍受各種足步踐踏——人與獸的足步。四條鋼軌，漫長的，在熠燿寒光，悠悠紆迴着，不時流過電車鈴的「丁當」，琅琅的，如古剎晚鐘般那麼飽和着遼遠而深永的情思；高高的，有青色光焰自黑色電綫上灑出來，倏忽殞滅若流星。

人來人往，勞碌如蟻，一切似乎沒有變：街上依舊飄着從戈壁沙漠流浪來的黃風，夾捲着荒涼的沙土，隔街的大鐵鍋裏，依舊舞蹈着鐵鏟，起伏着海潮似的黑沙，新上市的良鄉栗子，不時地爆裂着……然而，回過頭去，一切像一場噩夢：浩蕩而來的膏藥旗，蓄仁丹鬚着黃呢軍服（近來大多改爲草綠軍服了）的三島矮人，臉上滿刻着傲慢的「不逞鮮人」，令人打瞋眈的島國音樂，渾身奴隸氣的秦檜子孫……這一切，在一個道地的中國人的眼裏，是滲透毒液的——比非洲莽叢中毒蛇的猩紅舌還可怕。

連續兩場疾病，逼他在這噩夢中沉酣了一年多。去秋，病魔總算是「高遷」了，他遵照母命，（他忘不掉老人家在病中的看護，）再度跨入學校門坎，這在家人的觀念中，只能算是病後的休養，若解釋爲負笈攻讀，是太嚴肅的。然而，說不清有多少次，他的長有豐滿羽翼的心靈，總不禁向烽火與劍的南國飛去。時時刻刻的，他感覺四周搖幌着鐵柵欄的影子。

要來的終於來了，幾天前，說不出爲什麼，心的荒原裏突然燃燒起一把野火，在熊熊的火光中，他似乎看見同學周的遍體鱗傷，青紫如夜雲，臃腫腐爛得像一堆堆淤泥……；又看見另外幾位同學在各種非刑中結束了短短的一生。所有悲慘的故事，近兩年來發生在古城中的，全展現在他的腦海裏。一個深沉的聲音在他的心靈裏響着：『你不能再與魔鬼同在一個城子裏呼吸了！……』

他徐步着，深深沉浸在散發朵朵火花的默想裏，「將來」與「過去」織成一支七色霓虹，猛烈的眩惑他的靈魂的眼睛。

蒼松青青，古柏森森，法國梧桐是鴨綠的，古牆是朱紅的，琉璃瓦是鵝黃的，……

從南池子蹣跚到三座門大街，他帶着惜別的心情，睜大眼睛，在這條街上來回踱了一次。那三

座璀璨華麗的皇門，含有一齣亡國悲劇的景山，沉沉的靜靜的故宮，故宮樓頭的春燕……他不
敢往下想了。這條街道的沉靜使他痛苦。從這沉靜，他聯想到整個古城的沉靜，苦惱的思想不由
的狠狠咬嚙他：『殖民地的奴隸竟這麼容易沉靜嗎？』

他握緊雙拳，甯願這座古城像火燒的古羅馬，大大毀滅一次！那怕是殘垣斷瓦，也要比這坟
墓式的沉靜來得好受些。在沉靜中，一個年青人多容易衰老！

他這麼想着時，夜愈益深沉。兩個島國軍人響着踢馬刺，搖搖幌幌，倨傲的由他身邊走過去，
把一股濃烈的燒酒氣息丟在後面。他狠狠投去一瞥，淡黃的臉上閃過一串黑色的猶笑。『哼！那
一天總要到來的，你們這些魔鬼！』

天上一彎眉月，顫慄而淒清，流瀉下淡淡的琥珀色光，柔麗得像是小提琴的E弦。雲瀾是憂
鬱的，輕打起淺淺的紫色花朵。他拉低帽子，向着「家」走去。

家

一座莊穆的小邸第，箕坐在××胡同的中段。垂柳兩株，謙虛的恭立在門口，門上釘有「朱

宅」的長方形白銅牌。一切是端靜的。他輕輕推開虛掩的黑漆大門，經過穿堂，直跨入右邊的大院落。迎面撲來的是一闕無線電播放的京劇，這荒蕩的音樂猛烈的鞭撻他的神經，他差點沒蹲下去。從對面大廳裏不斷傳來瀏亮的牌聲，音調近於枝頭麻雀的清晨碎語，他的心又痛楚起來。他掀起青布簾子，邁入院落右面的一列西式平房，通過客堂，他走入寢室——

『回來了？今天？』一個著黑綢袍的白髮婦人迎着他問。

『星期四——沒放假……我有點事……』他的言語有點支吾。但隨即橫下心，堅決的說下去：『媽，我得赴一個宴會，你給我打的兩隻金戒指，得施一施……教科書還不夠，你有零錢，再給我一百……』

『呸！又是錢！年辰多艱呵……比不得往年啦……處處得撙節點，該省就省……這一晌，生意怪辣手的。鬼子一步步逼……大劫呵……』婦人顫巍巍的數落着，慈祥的目光裏揉和着茫然的怨恨。

他不斷哼着是，沒開口分辯，婦人終於慈和地說了：

『就要嗎？……明兒一起給你吧！橫豎今晚你得在家憩一宿。』捏了捏年青人的右臂：『冷

了吧！該穿呢大衣了……我叫李媽就給你預備飯！』

他愉快的搖搖頭，說不冷也不餓，還要到附近去訪一個人。搭訕了幾句，他向客廳走去。

客廳是另一座世界，太平的世界。歡笑聲如流泉，淙淙不絕的從人們口裏流瀉出來。時空觀念在這裏已不復存在。奶白色宮燈懸在奶白色天花板上，瀘下奶白色光，隨着這溫靜的光輝，一縷縷綿柔的帶點甜味的氣氛悠悠繚繞着，增加了人們心裏的「和平」意念。一個角落裏是牌桌。另一個角落裏是無線電音樂。第三個角落裏，有兩對青年男女在試着狐步舞。（其中有一個是他的堂妹。）末一個角落裏，幾個中年人坐在沙發上撩天，不時啜着盛在高高的白磁盞裏的棕色液體，神情像是在法國沙龍裏。

見他來，大家都沒有表示什麼，只有牌桌上的大哥投來冷冷的一瞥，跟着是一聲『回來了？』他憤憤的哼了一聲，想退出來，從沙龍裏跳出來的聲音又止住他的足步：

『喂，用功朋友！來加入我們的小沙龍，好嗎？我們正在討論人類前途與世界歸宿哪……』說這話的是一位西裝筆挺的中年胖子，笑起來，眉毛眼睛鼻子全擠成一團，腮幫上的肥肉沉甸甸的垂下來，足有兩磅重。——大廳門口的青年人認得他是「文化人」兼什麼××「家」。

『對不起，我有點事，恕不奉陪。』

他倨傲的走出來，深深吸了一口夾有綠葉芳香的清新空氣。背後爆發起一陣霜散彈似的笑聲，笑得那麼慷慨，那麼從容，彷彿是在做一宗義不容辭而又不花本錢的事。他有點抖顫，又有點暈眩，宛若一顆大星就要從暗藍色的中天墜落到面前。

『哼！這也是生活！』

松

昏黃的路燈輕輕墜下淒迷的光朵，遠遠看去，一盞盞燈如一圈圈金色齒輪，把行人的想像推送到遙遠的神祕的境界裏。幾株棗樹，投下魁梧的影子，間或從杈桠間飄墜下輕輕的嘆息如落葉。深秋的夜是岑靜的。深秋的風含有濃厚的寂寞氣息。遠處飄來寂寞的梆子聲，賣餛飩的老人在拖着沉重的足步。

他穿過幾條胡同，轉到城牆裏脚下的一條泥塗上。道右是一列貧民住宅，大抵是撲素得近於簡陋的瓦屋，他跨入第二家，門是虛掩的。

『老馬在家嗎……』他跨過暗淡無光的堂屋，站在絡上淡淡月光的小天井內，輕輕揚着嗓子。

天井對面房間裏抖動着昏沉的油燈光，蒼老的咳嗽聲不時渡過被時光剝蝕舊了的小窗，方格子形的。一陣乾裂的門門聲伴來一聲人語：

『那一位』稍稍思索了一下『是三少爺？』

來客低低應着，匆匆走到屋內。

這是一個陳舊的房間，頹敗的四壁說明了這屋子的年齡老大。土炕佔據了房內面積的三分之一。小窗開向天井，窗下兀立着一張方桌，桌上只有一隻鬧鐘，一隻茶壺，幾隻粗磁茶盅。來客從容的坐在他常坐的那張長條凳上，微弓着背，把主人敬來的茶放在方桌上。後者慢慢坐上炕沿，雙手環在胸前，喜悅的對來客眯着眼，帶着幾分貪婪，似乎在欣賞一件心愛的藝術品。這是一個年近六十的老人，花白鬚鬚野草似地生在口邊，唇上，一部分爲口鼻中呼出的熱氣所薰染，略有點潤溼，雙眉蒼白如蘆花，濃濃的描在額下，是兩個白色的隸書「一」字。他額上留下神祕的時光足跡，一彎彎的像海波。淡綠的大脖子不斷閃爍着冷靜的光輝，裝飾在黧黑的臉上，直似兩

顆不合比例的中夜大星。他有一個時期，（這是很久的了，）也像來客現在這麼年青，那時他是後者的家僕。隨時光殞滅，他攢了一點錢，買下五輛嶄新的洋車，幾年前，遂告老歸來，退休清享，靠車租消磨風燭殘年，無妻無子，孤獨得如一株懸在危崖上的倒掛松，也像松那麼硬朗，常青。

來客在空氣裏輕輕嗅了一下，微笑道：

『老孤獨！又喝醉了吧！……』

老人抖動着胸脯子，粗獷的笑起來：

『老毛病！……哈哈！……就愛喝兩盅，杯中之物……是命根！……命根！……』冷靜了一下，臉上佈置了一付正經神氣，徐徐道：『聽到什麼消息嗎，這兩天？』

來客凝視着憔悴的煤油燈，燈不時「劈劈拍拍」輕嚷着，似乎有滿腹牢騷與不平。天上月從窗外窺視房內，帶來一流近於煙霧的淡青光輝。

『悉悉！……沙沙！……』門外輕捲起一陣足步聲。

室內暫時沉默。一分鐘後，一切歸於闌寂。

『前些天聽說我們在湘北那兒打了個大勝仗，鬼子死了三四萬！……』

『吼，痛快，……痛快，……這才叫做流水落花，流水落花……』環在胸前的雙手握成拳頭，狠狠在炕沿上擊了一下：『咳，可惜我是塊木頭段兒！一覓不通，不能盡忠報國……瞧，現在的北京城，還像個人樣子嗎？豺狼當道，狐鼠得勢，……』

來客噤默不言，若有所思。老人壓低嗓子：

『哎！年青人！你說這個世界還是世界嗎？我辛苦了一輩子，積下這幾輛車子，他們左也捐，右也捐，……簡直是剝皮抽筋！』憤憤的抖了抖身子：『我老了，快入土了，……狗急跳牆，壓緊了，有朝一日，我也拚着捨這條老命了……』

年青人贊許的點點頭，沉視了一下，眼睛裏射出熱情的光輝：

『老孤獨，咱們要分手了！』

『怎麼才來就回去嗎？……還早哩！』他看看桌上鬧鐘：才八點掛零。

『不，』年青人注視着老人的眼睛：『我要出一趟遠門！』

老人有點興奮，黑臉爛爍着紅光：

『唔，你是說，放下「子曰詩云」出門做一輪買賣？』

『不小買賣。』

『賭血的……！真刀真鎗……！』熱情的對來客端詳了一眼：『那麼，你這是向我辭行了？……老太太她們不知道吧！……也好，這年頭原本是人吃人要報國，也說不得什麼孝道了……就動身？我得送送。』

『打算明兒走，你也別客氣了。咱們是老朋友。……我走後，過十天八天，老人家那邊，請透個信……這一節拜託拜託！』

老人連連點頭，興奮得流出淚水，楞了一會，有點感喟起來：

『咳，二十多年了，親眼瞧見你慢慢長大，像一棵樹，日子多快！』咬咬下唇，『還是你們年青人好，翅膀一展，就遠走高飛……！』

『翅膀與年齡沒有關係……！』年青人輕輕笑。

『沒有關係？……我若做買賣，就不像你那麼出遠門了。哼，就地做，痛痛快快的，來個一筆兩筆大的，本錢就是這個！』用左手拍拍腦袋：『是的，就是這個……！咱們是老相好，我有話不瞞你，哈哈……！我是個粗人，不識大經大法，可是，我是個中國人，嗯中國人！光憑這三個字，我能上刀

山，下油鍋……』

年青人突然站起來，走過去，雙手放在老人寬肩上，熱烈的搖撼着他：

『好好生活吧，老孤獨！……』

……

幾分鐘後，老人送客到大門口，右手沉重的拍着後者肩膀，低低叮囑道：

『做買賣，要胆大心細，千萬別畏縮！……好好記住我的話，年青人！』

天上星斗爛燦着紫燄，夜天青如海。城頭上來回踱着守兵，劍鏘鏘鳴，靴格格響，怯怯的影子描畫在頽圯的古城堞上。古城在夜天下靜靜蜿蜒，草叢在晚風中款擺，寒蛩幽幽低泣……

旅

又是黃昏，和昨天一樣，他再度從一座灰色小洋房中走出來，但等待他的不再是空虛與冷漠，而是一輛停在門口的洋車，上面放着從友人那兒取出來的行李：鋪蓋一，皮箱一。

爲避免意外麻煩，他沒有容許幾個好友送行，大家只暢談了一個下午，討論各自的前途。黃

昏時份，在門口握別三個青年人，他匆匆跨上洋車，心中洋溢起一陣說不出的感覺。

洋車夫用中速度向前跑着，追逐在若干洋車的後面。車上人毫不吝嗇的向兩旁景物拋過一瞥依依戀戀的目光。一縷去國之感輕輕搖撼他。車過前門時，他的情感鼓脹得滿滿的像銀帆，那飄散遠古氣息的灰色城樓直使他淚水浸溼睫毛。衰老的陽光悠悠流在樓簷上，似象徵一個滅亡的命運。他的內心大聲響道：『這個古城要沒落，也要新生！』

洋車終於抵達車站。付了車資，買好票，還得參加一個長長的行列，靜待「皇車」的檢查。過來的是兩個黃衣軍人，中等身材，臉上流瀉出島民所特有的蠻蠢，腰間卡着盒子砲，黃澄澄的木壳在夕陽中閃耀着威武的光輝。偶然間，在一個中年旅客的藤箱裏搜出一冊紅皮書籍，檢查者眼裏立刻顯出猙獰的神色，惡詈一聲，把中年人交給旁邊的憲兵。其餘的旅客爲這個慘痛的例子所「膺懲」，臉色微微有點蒼白，竭力裝出一付極莊重而又謙虛的面相。

他的熱情又在血管裏燃燒起來，幾乎想跑到這些島國軍人面前咆哮一頓。但咆哮之後，又怎樣呢？……他再度苦痛的壓抑住一顆沸騰的心，面孔稍稍有點歪扭。

當他受檢時，暮色已珊珊而來，電燈先後燃明，車站上瀟灑起一片暈黃光亮。他卑屈的脫下